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一十)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一十)

黃宗羲著

中華書局出版

宋元學案

卷四十一

衡麓學案表

胡寅	子大原 別見五峯學案
文定長子 龜山荆門門人	從子大正
二程朱氏新	毛以謨
氏再傳 安定泰山濂	劉荀
溪三傳	
胡寧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梁觀國	
並衡麓學侶	
江琦	

胡襄

韓璜 並見武夷學案

劉衡 別見百源學案

張祁 子孝祥

並衡麓講友

趙鼎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衡麓同調

高登 林宗臣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元中

並梁氏講友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皜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梓材案衡麓學案。梨洲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初別爲致堂學案。後定序錄。又易其稱。又案衡麓爲武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類。故標之曰家學。五峯放此。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雲濠案陳直齋云明仲文定長子也。本其兄子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爲祭酒稟學焉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生疏言女真警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茲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旣張忠獻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養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訃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墨衰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旣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謚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爲所惡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衆。則釋氏必以爲宿植家根。親受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埽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爲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盡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爲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醜黑爲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瘖啞。聾瞶。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攝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顏之推曰。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爲惡而儻值福徵。乃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

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鑠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天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爲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恚。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旦暮間者。何乃稱于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簞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鍾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爲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蠱蠱蠢蠢。千百其羣者。爲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

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于是焉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旣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割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斥不疑。使後世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傲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戮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值周武毀滅。敕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遠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啓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

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尙翻傳。遂下詔命。顧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問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儻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蹇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暴卒。見二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案。覆罪愆。官吏傍有舊識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爲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卻放還。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于無間。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爲人庇覆濫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唐元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氤問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于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誑。雖高才穎質。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况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搖翰于至誥之場。冥心于真常之境。非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於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真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齋。譽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善能治制。何必縱情於細近耶。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掃除泯滅而不可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

造作也。不遇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閔爲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僧閔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耶。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耶。自達摩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斂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己。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兄弟哀訴。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卽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掃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係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

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耶。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很慘酷。蛇虺豹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翦髮。其父于汝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旣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拚重關。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訴。見子無期。鑿井通道。託事與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旣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間。或見或聞。動心興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水之溼。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掃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釋惠豫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引伸。

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聞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爲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考。其心初無慕怖，安於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爲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行为視三代之風，尙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耶？旣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觀其謂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愛衆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跽于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爲障。謂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卽是理。理卽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剗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衆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闊。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墮。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

教稱爲內。釋教爲內。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有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蹇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卽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闊于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闔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不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輿阡。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輿阡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聞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尙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峴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豐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爲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

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者。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先聖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蹤于孟子。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愒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爲機辯。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言無無鑑。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大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愒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于其所。而天下之理定。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于酒。沈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是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背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信耶。

釋明瓚于衡嶽閒居。李泌隱南嶽。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

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嶽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旁。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往來。此見之于傳記。乃事之實。不知明瓚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謁瓚。白日而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爲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鄰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禮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瓚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己。人人同轍。家君崇寧中。宦遊湖南。偶與一僧倡酬一絕詩句。尋卽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鏤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攀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于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聖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挂于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旣爲揖敬。或謂滯于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于巖穴之間。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于國王。

之言諂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增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于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李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然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于得正。正則無此矣。得正則所見亦正。

東晉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應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常入假飾。服以傲憲度。吾所不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修善之俗。廢于聖世。臣所未安。詔曰。百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旣擬人倫。而于世主略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于自然。臣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議遂寢。

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于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于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

國大臣反主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大壽。稟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易。燒香祝壽曰無量壽佛者。蓋所諂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齊襄。豈不深受回向。其終何如。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惜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何病其賢。其德不修。雖期頤如莊躳。何救其惡。故詩人詠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問其賢不肖。苟于己有分毫之利。則焚香頌贊。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豈彼不知命不可以力增。福不可以諂求。禍不可以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爲言。利與善之間甚微。非明哲不能辨。如充烏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祝之曰。今上萬歲。當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絕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宗義案。吳必大問崇正辯如何。朱子曰。亦好。必大曰。今釋亦爲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言不若只于迹上斷。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間。其徒報應變化。雖有然者。畢竟已墮億逆一邊。不若就其所言件件皆真。愈見其非理。然此皆晉宋間。其徒報應變化。

之論。後來愈出愈巧。皆吾儒者以其說增益之。牛毛繭絲。辯之所以益難也。

梓材謹案。謝山于崇正辯標目上。記云。宜再采擇。知其修補未完。又案五峯文集。謝山節錄之致堂集。亦當補采。惜盧氏藏底未全。

附錄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人也。

衡麓學侶

參議胡茅堂先生學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別爲五峯學案

梁歸正先生觀國

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弗俾無父無君之術。侵紊人紀。會所在道梗。阻于上聞。紹興壬戌間。胡致堂退居衡山之陽。先生因其友高登。知致堂之有志鄒魯。而無趣竺乾也。詒書致雜文一編。致堂稱而揚之。後三年卒。年五十九。著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壹教十五卷。卒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其門人。約古禮葬之。而致堂誌其墓。蓋其所與遊。獨高陳二子云。參斐然集

梓材謹案謝山爲端溪講院先師祠記云。梁先生觀國遊于致堂之門者也。然其年長致堂十二歲。止稱學侶可爾。

衡麓講友

教授江先生琦

直閣胡先生襄

諫院韓先生璜並見武夷學案

庶官劉先生衡別見百源學案

直閣張總得先生祁

張祁字晉彥。歷陽人。以兄邵使金恩補官。先生負氣高義。工詩文。趙豐公張魏公皆器遇之。與胡致堂交最善。時秦檜疑之。會其子孝祥舉進士第一。誣先生以罪。付大理。檜死獲免。累官遷直祕閣。淮南轉運通判。以孝祥仕寢顯。不復干進。卜居蕪湖。晚嗜禪學。號總得翁。參姓譜。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張安國言其父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補

衡麓同調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梁氏講友

學錄高東溪先生登

高登字彥先臨漳人號東溪先生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招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湘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而遂被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先生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參朱子文集

陳先生元中

陳元中閩人居番禺

梓材譚案周益公誌胡忠簡長子承務墓云隨忠簡調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元忠蓋卽元中傳寫之異

衡麓家學二程三傳

胡伯逢先生大原別見五峯學案

簽判胡先生大正

胡大正字伯誠崇安人致堂先生從子也以任入官累遷泉州簽判賊有逼臨漳者泉爲鄰境城門晝閉

忽近郊有荷斧四五十人。邏卒捕之。同官欲斬以徇。先生不可曰。賊豈無攻具。乃以短斧思破城郭耶。訊之。果樵者。時人稱之。補

衡麓門人

毛先生以謨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爲題其齋曰不息。而五峯爲之記。補

知軍劉先生荀

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橫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都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忠肅公。蓋忠肅學之後。于子駒。茵爲兄弟行。又稱昔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橫浦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誨。子駒見元城學案。

張氏家學

安撫張于湖先生孝祥

張孝祥。字安國。直祕閣。祁之子也。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祕書正字。初對。首言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卽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

時政事美則歸己。今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累遷起居舍人。罷知撫州平江。張魏公自蜀還朝。薦之。召赴行在。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後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卒。孝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參史傳。

高氏門人

主簿林先生宗臣

林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登之門。登乾道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近思錄。北溪卒爲儒宗。實先生啓之也。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伯澡爲北溪敘述云。高東溪門人林主簿宗臣。椰之先儒也。一見奇之。是道南源委所本。唯儒林宗派列先生于晦翁之門。

林氏門人東溪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卷四十二

五峯學案表

胡宏

從弟實

文定季子門
子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人
二程朱氏斬
從子 大原

氏再傳
安定泰山濂
從子 大本

溪三傳

楊大異

胡氏所傳

張栻

彭居正——司強學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翌

孫蒙正 別見元城學案

趙師孟

趙棠——子方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向活

蕭口——子佐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憲 別為劉胡諸儒學案

曾幾

李椿

彪虎臣 並見武夷學案

並五峯學侶

五峯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梓材案五峯傳與及門諸子黎洲本亦附武夷卷中謝山始別爲五峯學案

武夷家學二程再傳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雲濠案謝山學案割記有云五峯易外傳一卷

百家謹案文定以游廣平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檜絕所以致

堂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右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嗚呼。此真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墟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夫婦之道。人醜之矣。以淫欲爲事也。聖人則安之者。以保合爲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爲能守而弗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爲至也。

天下莫大于心思。在于不能推之爾。莫久于心患。在于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在于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而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成己所以成物。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乎物。各得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辭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爲尤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匪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于未流。則不至于用遏矣。察而養之于未動。則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于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于物而不背。易曰。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元咎。此之謂也。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惑于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于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于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于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返也。

知言疑義

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朱子曰。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何如。○張南軒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何如。○朱子曰。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何如。○又案孟子盡心之道。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旣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唯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次工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盡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朱子自注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呂東萊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朱子曰。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某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者。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於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辭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朱子曰。某案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變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東萊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

之爾。○朱子曰：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二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常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朱子曰：案此章，卽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是，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別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句，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朱子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乎。百家謹案：朱子好惡物也。此句可疑。蓋好惡物之則也。如以好惡爲物，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亦物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

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南軒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爾。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也。而或混焉。則以泥滓之雜也。方其混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于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物而已。○朱子曰。某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某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某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理變化行乎其中爾。若有必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用。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

百家謹案。知言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就心本體能事言。未曾說到工夫也。似亦無病。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生死。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唯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曰。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其知之矣。朱子曰。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爾。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南軒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必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

朱子曰。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南軒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楊荀楊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辭雜。當

悉刪去。○朱子曰。某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南軒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析理常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朱子曰。某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以刪去訖。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

朱子曰。某案欲爲仁。必先識心本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以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無是理也。○南軒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

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間。宜莫若敬而已矣。○東萊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閒不容息。知自放而求之。則心在是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閒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根本。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朱子曰。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根本。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若耶。

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朱子曰。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南軒曰。心性分體用。誠爲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朱子曰。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卻安。但下句卻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

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案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卻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宗義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間。愚以爲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爲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爲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五峯先生語

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情。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補

梓材謹案此二條。南軒張子序胡子知言所述。五峯先生之言。從謝山補錄南軒文集移入。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真心。然則聖人立天

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真心耶。故某嘗謂喜怒哀樂未發。沖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答曾吉甫。

魏鶴山曰。胡五峯此等語。真是廣大而精微。某亦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語好。繼云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差。蓋漢儒之論多然。

梓材謹案。此條與鶴山語。從黎洲所錄鶴山師友雅言移入。

五峯文集

來教謂佛氏所以差了途轍者。蓋由見處偏而不該爾。見處偏。踐履處皆偏。大抵入道者。自有聖人所指大路。吾輩但當篤信力行。其他異同。一筆句斷。與曾吉甫。

梓材謹案。此條上半截九十八字。移入震澤學案。

河南先生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晨昏之奉。室家之好。嗣續之託。此釋氏所謂幻妄粗迹不足爲者。曾不知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妙道精義。具在於是。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爾。釋氏不知窮理盡性。乃以天地人生爲幻化。此心本於天性。不可磨滅者。則以爲妄想粗迹。絕而不爲。別談精妙者。謂之道。未知其所指之心。何以爲心。所見之性。何以爲性。兄得毋未之思乎。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仁爲體。義爲權。衡萬物各得其所。而功與天地參。此道所以爲至也。釋氏狹隘褊小。無所措其身。必以出家出世爲事。絕滅天倫。屏棄人理。然後以爲道。非邪說暴行之大者乎。

致疑聖人以爲未盡。推信釋氏以爲要妙。則愚意之所未安。釋氏與聖人大本不同。故末亦異。五典。天所命也。五常。天所性也。天下萬物皆有則。吾儒步步著實。所以允蹈性命。不敢違越也。退可以立命安身。進可以開物成務。不如是。則萬物不備。謂反身而誠。吾不信也。釋氏毀性命。滅典則以事爲障。以理爲障。而又談心地法門。何哉。縱使身心休歇。一念不生。以至成佛。乃區區自私其身。不能與天下大同。言雖精微。行則顛沛。若大本旣明。知言如孟子。權度在我。則雖引用其言。變腐壞爲神奇。可矣。若猶未也。而推信其說。則險誠淫蕩。奇袤流遁之辭。善迷人意。使人醉生夢死。不自知覺。故伊川謂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以上與原仲兄

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聖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欲復古。最是田制難得便合法。且井之可也。封建擇可封者封之。錯雜於郡縣之間。民自不駭也。古學校之法。埽地矣。復古法。與今法相增減。亦可也。軍制。今保伍之法。猶在。就其中增修。使之合古。行之二十年。長征兵日減。而農兵日盛。但患人不識聖人。因天理合人情。均平精確。廣大悠久之政。不肯行爾。

祖望謹案此條。惟論田制曰。且井之可也。此句鶻突不可行。

今之學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爲盡在己。自以爲至足。乃是自暴自棄。左右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今且當以速成爲戒。

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亦不爲無益。若篤實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舉而行也。其說夫子奔軾絕塵事。類如此矣。

爲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以上與張欽夫。

粹材謹案謝山所錄五峯與南軒書六條，其二條移入南軒學案。

吾徒幸不蔽固於俗學，聖賢事業，幸有一綫路可以究竟，惟不志於功利，死而後已者，可與共進此道。書辭有得有失，篤志近思，得也，迫切則苦而不可久，悔過而不能釋去，則局束而不可大，欲速之心，以未見近功，而自謂恐終不能至，則大非所望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此養心之要道。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若勉強不已，則古人事業決可繼。

前輩凋零殆盡，續之使不絕，正在後輩，其可聽此事若存若亡乎？嗚呼！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不戒。

思曰：容容作聖，豈可放下？若放下時，卻是無所事矣。無所事，則妄人矣。若太勞，則不可。

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觀之，死者亦未必便是三種人。蓋修短有數，一定而不可變。雖聖人於修短亦聽之，未嘗別致力也。此所以爲聖人，在衆人則不奈何，著死爾。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疏水曲肱，安靜中業，未是真樂，須是存亡危急之際，其樂亦如安靜中，乃是真樂。此豈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後已也。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沒終身，永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區區於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於一物，可惜哉。

凡有疑則精思之。思精而後講論。乃能有益。若見一義卽立一說。初未嘗求大體。權輕重。是謂穿鑿。穿鑿之學。終身不見聖人之用。

心之精微。言豈能宣。涉著言語。便有滯處。歷聖相傳。所以不專在言語之間。以上與彪德美

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餽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行貴精進。言貴簡納。欽夫之言。真有益。便可於此痛加工夫。

辱許顧我少留。幸甚。雖然。相守著。亦不濟事。若左右積思積疑。有不決處。則一夕話。真勝讀十年書。不然。雖某竭其愚。而左右未能脫然有悟處。亦空相守也。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於文字上見。不是了了。須於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真見。光陰不易得。摧頽之人。亦有望於警策也。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頽。吾徒當以死自擔。以上與孫正孺

附錄

紹興間。先生嘗上書。略云。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願陛下加兵敵國。庶得復還。父子兄弟。得重相見。引領南望。九年於茲矣。陛下乃北面事仇。偷安江左。亦何誤耶。又陛下卽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

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何摧中正之易。去奸邪之難。高閏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先生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傷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遂遠引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請。欺天罔人。孰甚焉。

勸樊茂實沈元簡二御史請立國本補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後來繙閱。所知終是短底。向來見其短而忽其長。正是識其小者。補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周禮不可信。王畿之外。旬稍縣都各五百里。王畿湊合豐洛之地。方得千里。旬稍縣都如何安排。先儒只去僻處說。不曾從大處看。惟胡五峯斷然以爲劉歆。蓋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者大半。然紀綱制度。縝密處亦多。看周禮須只用三代法度看。義理方精。鄭注引後世之法。便不是。補

五峯學侶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侍郎李先生椿

彪先生虎臣並見武夷學案

五峯家學二程三傳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五峯之從弟也先生年十五初習辭藝五峯謂之曰文章小技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爲聖賢也先生曰竊有志於此願有以詔之由此就學以門蔭補將仕郎不就銓選以講道爲事晚得欽州靈山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卒年三十八與考亭南軒皆有辨論未嘗苟合也

廣仲問答

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則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憤驕險薄之有復卦下面有一畫乃是乾體其動以天且動乎至靜之中爲動而能靜之義所以爲天地之心乎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胡廣仲不起可傷渠邇來雖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之然胡氏失之亦甚害事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伯逢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逢。五峯之從子也。雲濠案伯逢爲致堂先生長子。先生與廣仲澄齋守其師說甚固。與朱子南軒皆有辨論。不以知言疑義爲然。

梓材謹案龜山語錄陳幾叟羅仲素與先生所錄豈先生嘗及龜山之門邪。或先生諸父從龜山遊。有所傳誦而先生錄之邪。

伯逢問答

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傳道端的之語。恐不可爲有病。夫知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暖。知飢識飽。若認此知覺爲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何病之有。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爲近也。觀過知仁云者。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地可以施功。而爲仁也。

胡季立先生大本

胡大本字季立。茅堂次子。伯逢弟也。梓材案先生乃伯逢從弟。與南軒共學於嶽麓。補

五峯門人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彪先生居正

彪居正字德美。湘潭人也。其父虎臣。從胡文定公遊。先生因事五峯。五峯疾病。先生問之。且求教焉。五峯

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著述雖不傳。然觀五峯所答先生書。皆志其學之大者。蓋南軒之下。卽數先生。當時有彪夫子之稱。修

粹材謹案先生問心與爲仁于五峯。見上知言。

吳澄齋先生翌

吳翌字晦叔。建寧府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五峯歿。又與張南軒胡廣仲胡伯逢遊。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無不從之。參決所疑。築室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九。朱文公集有行狀。

澄齋問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於性矣。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於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爲之主。而心根於性。是情亦同本於性也。今曰。若既發。則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爲主於中乎。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還將孰爲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

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爾。

姜定庵曰：人心道心同是一心。正謂此也。

孫先生蒙正別見元城學案

監嶽趙先生師孟

趙師孟字醇叟。人以蔭入官。監永州酒稅。用宗室恩。得監潭州南嶽廟。自是之後。寓居南嶽蕭寺中。從五峯遊餘三十年。自以爲未有得。其後有室家之戚。歷時而情累未遣。頗以爲病。一日晨起。洒然有喜色。家人怪而問焉。則笑而不答。已而語其友人曰：吾今而後始爲不負此生。平時滯吝。冰解凍消。其樂有不可名言者。乾道八年卒。年六十四。

趙先生棠

趙棠。衡山人。少從五峯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魏公於督府。魏公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乃命子南軒與先生交。先生之子方。又從南軒學。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通判向先生活

向活字伯源。薊林侍郎仲子也。從胡文定公遊。卒業於五峯。端重有父風。以邵陽通判挂冠歸。補

蕭先生□

蕭□南軒高弟。定夫之父也。魏鶴山述定夫之言曰：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云。參鶴

胡氏所傳

修撰楊先生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從五峯授春秋。梓材案當作從胡氏授春秋。嘉定中進士。授衡陽主簿。調龍泉尉。召對。極言時政。進直祕閣。

謝山跋宋史列傳曰。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除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尙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常授春秋於五峯。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間。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峯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傳後。進則譌誤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間。大異相去懸殊。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尙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茅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梓材謹案。五峯兄弟致堂。以紹興二十一年卒。未卒。籍溪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卒。謝山謂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蓋與籍溪前後卒。若廣仲之卒。在乾道九年癸巳。僅後十一年。又七年而南軒亦卒。茅堂未詳其年。其卒亦未必在廣仲之後。疑楊先生所從受春秋者。尙在五峯之子季隨兄弟也。

彪氏門人二程四傳

提刑劉退庵先生強學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家學

忠肅趙先生方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蕭氏家學

蕭定夫先生佐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卷四十三

劉胡諸儒學案表

劉勉之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元城龜山譙氏門人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學案
涑水二程再傳	
安定濂溪三傳	
胡憲	魏掞之
文定從子譙氏門人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伊川再傳 安定泰山濂 溪三傳	劉懋	子 燾
	邵景之	子炳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方耒	見下屏山門人
劉子暈	從子 珙	
洛學私淑	嗣子 珩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劉懋	見上籍溪門人
	方耒	
	黃銖	陳以莊
	詹體仁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祐	林之奇	
	李楠	
	李栲	並見紫微學案

方德順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並劉胡學侶

劉胡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於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於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所以表晦翁之師也內胡籍溪傳本在武夷學案照序錄移入之

劉楊門人馬程再傳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少以鄉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元祐書制之禁先生心知其非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於篋底深夜下帷燃膏潛鈔而默誦之學易於譙天授定已而厭科舉業南歸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結茅別墅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籍溪劉屏山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先生知不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劉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先生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韋齋卒屬以後事

且戒子受學焉。故文公之得道，自先生始。卒年五十九。雲濠案是傳。原題聘君。據國書。先生謚簡翁。附錄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柄國政。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下。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歿。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采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遭迍。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從黃氏補本錄入。

武夷家學伊川再傳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文定從父兄子也。從文定學。卽會悟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先生獨與鄉人劉白水勉之陰講。而竊誦焉。旣而學易於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心爲物

滓。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隱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遊日衆。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學教授。先生猶不起。郡守魏矸手書開譬。始就職。迪諸生以爲己之學。諸生孚化。共留七年不徙。以母老監南嶽廟。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先生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召爲祕書正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無有敢顯言者。先生疏入。卽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左宣教郎。主崇道觀。歸。初。先生與劉白水俱隱。又與劉屏山子輩朱韋齋松交。韋齋將沒。特屬其子文公熹。並受學。文公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最久。籍溪先生之所居。而以自號者也。年七十七卒。諡簡肅。

胡籍溪語補

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祖望謹案。時范伯達被召。問之。先生不應。再三叩之。答以此語。

附錄

先生歸隱故山。決意不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賢士大夫皆注心高仰之。於是朝臣折公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社。呂公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折公入西府。又言於高宗。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郡守魏公矸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始不得已。出拜命。

紹興己卯。先生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詩云。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

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後又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時劉珙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型，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壓青。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別廣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

先生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錄贊之，有補于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謝山書文定傳後曰：宋史別列籍溪于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檜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况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又曰：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尙有胡居士熟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洛學私淑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輩

劉子輩，字彥冲，崇安人。忠顯公幹仲子，以父死靖康之難，痛憤廬墓三年，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

屬通州興化軍。以執喪致羸疾。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間。走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姪珙敏而嗜學。教之不懈。所與遊皆海內名士。章齋朱先生且以子文公托之。先生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莫先于復。而初九乃其工夫之要。文公嘗請益。先生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尙勉哉。一日感微疾。謁家廟。泣別其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己所葬處。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雲濠案先生著有屏山集二十卷。子珙編朱子序之。

聖傳論

吾觀古聖賢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德非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

附錄

先生學尤深于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或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朱子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劉胡學侶

教授陸支離先生祐

陸祐字亦顏。侯官人也。以進士爲主簿。尋爲湖廣南路宣撫司準備差遣。又任福建茶鹽公事官。所至盡心職事。察冤獄。有惠政。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者。笑而不答。其守身持家。不隨俗爲好惡。不顧人之是非。一準禮經。沈酣經學。篤信自守。閩中自古靈先生倡道。其後游楊胡三子得程氏之傳。先生則自得之者也。東萊呂居仁入閩。福州諸子如李楠林之奇。李樗輩皆從遊焉。居仁歸浙之奇輩無所卒業。適先生自楚中歸。大喜。羣造其門。居仁寄詩有云。時從陸丈人共此一篇書者也。里人乞爲本州添差教授。葉石林以聞。從之。命下而卒。學者稱爲支離先生。其晚年所自署也。補

附錄

林少穎祭先生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于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觀此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從黃氏補本錄入。

庶官方先生德順

方德順。莆陽人。早以文行知名一時。諸公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紹興初。嘗召對。極論講和不便。雖不合以

去。而名聞益高。張忠獻折大參。曾侍郎張給事呂舍人皆深知之。仕竟不遭以卒。參朱子文集。

粹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方德順。侯官人。呂東萊祭林少穎文有云。里居之良。若方若陸。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此。原注方德順。陸亦顏。陸爲支離。方卽先生。其名未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白水門人馬程三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籍溪門人伊川三傳

直閣魏良齋先生揆之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寧人。嘗師籍溪胡先生。登鄉舉。禮部不第。遂不復出。築室讀書。榜以良齋。人稱良齋先生。乾道中。詔舉遺逸。力辭。陳相魏公俊卿雅知先生。招致甚力。乃以布衣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又請罷詞賦空言。取人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亦不報。喟然嘆曰。上恩深如此。而吾德不足以感悟聖意。遂丐去。會倖臣會觀召還。復累疏諫。遺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揀正。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先生始。或嘗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勿以僧巫俗禮。挽我。素與朱文公遊。趣向相同。召至。委以後事而卒。年五十八。贈宣教郎直

祕閣。

附錄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于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于學無不講。而尤長于前代治亂興衰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衢守章傑雅怨忠簡。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先生適客衢。獨慨然以書譙傑。傑亦不能害也。

先生諫曾覲事。又以書切責陳魏公。魏公亦不堪。乃因其告歸。罷爲台州教授。覲時至龍山已久。候先生去。然後入。

朱子記先生贈告後曰。揆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憫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何如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于忠讜云。

張采謹案。君子難進易退。大約綽有餘地。若待上厭而始歸。則斥逐隨之矣。功名中一輩。所以昧昧

爾。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

劉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屏山胡籍溪學以文林郎奉祀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燿其子也

縣令邵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季山古田人橫渠弟子彥明之姪早負文名登第後攝教建寧受業于籍溪胡氏之門官止莆田令先生幼喪母事繼母以孝聞所著有玉坡集參姓譜

縣令方先生耒見下屏山門人

屏山家學

忠肅劉先生珙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安撫使子羽之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屏山先生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議先生不至檜卽諷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終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草遺奏言恭顯佞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紊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與南軒晦翁訣。皆以未能爲國雪讎爲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先生事繼母以孝聞。功總之戚。必素服。以往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附錄

南軒與朱元晦書曰。共父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于兄。愛之尤深。責之尤重。祖

望謹案是時共父以憂歸。

又曰。前書勸共父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途。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竊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辨。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實有所妨。望兄其以此意開廣之。補

從事劉七者先生評

劉珩字平甫。屏山之子。仕爲從事郎。自號七者翁。每與朱晦庵諸名賢倡和。有詩集十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少傅公子羽之幼子也。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妻范直閣如圭之女。

附錄

朱子與平甫書曰。學問之道。不在于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補

又曰。大率有疑慮。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補

屏山門人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朝奉劉恆軒先生懋見上籍溪門人

縣令方先生耒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也。曾祖元突。曾共學于伊川。從父翥。則王信伯之私淑也。先生爲南軒之客。亦與步子共講學。雲濠案一本云少孤貧苦學。遊建安。參謁朱子。乾道中登第。爲善化尉。以直道待南軒。在幕府中無阿辭。南軒嘗曰。友朋之足與共死生禍福者。耕道也。已而以先生與游。九言並薦。爲屬曰。是二人能攻臣過者。官終連江令。後村以先生置朱張弟子之列。非也。觀勉齋跋先生遺墨。則可見矣。先生有弟曰禾。亦講學補。

梓材謹案方耕道有二。一名疇。弋陽人。一名耒。莆田人。謝山始并爲一人而立之。傳云。徧從橫浦。籀溪澹庵屏山遊。既復。抹而分爲之。傳于弋陽。耕道傳云。徧從胡文定父子。張橫浦諸公遊。于是傳云。與朱子共講學。籍溪爲文定從子。與屏山皆朱子師。弋陽耕道既從胡氏遊。則莆田耕道必屏山門人。而與朱子同學矣。

隱君黃穀城先生銖附門人陳以莊

黃銖字子厚。建安人也。隱居不仕。從劉屏山遊。屏山門下。朱子最爲大儒。而先生亦其眉目也。屏山歿。遺文散落。晦翁與先生讎校以傳。固窮而卒。所著有穀城集五卷。朱子序之。謂其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曹

劉隸古皆得魏晉以前筆意。而西山後序述其詩曰：先生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又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此不媿爲屏山之徒矣。有高弟曰陳以莊，字敬叟，其甥也。亦工詩。修

總領詹元善先生體仁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陸氏門人

提舉林三山先生之奇

李和伯先生楠

李迂齋先生樗並見紫微學案

恆軒家學伊川四傳

文簡劉雲莊先生燦

侍郎劉先生炳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四

趙張諸儒學案表

趙鼎	子	曾孫
百源伊川再	諡	綸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文門人		
王大寶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三

張浚

子栻 別為南軒學案

謙氏門人
伊川東坡再

子杓

孫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老

王十朋

子聞詩

泉三傳

子聞禮

宋晉之 弟習之

楊萬里

子長孺

劉儼

呂陟 別見南軒學案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略

汪應辰

別為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陳良翰

芮煜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陳鵬飛

黃補

並趙張同調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序錄。原底作趙張二公學案。後定序錄刊本。益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子文門人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先生言自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伊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先生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尙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丐去。會辛金宗除節度使。先生言。金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相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瑗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睚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辛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先生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

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常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顧先生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先生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先生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先生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薦檜可共大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汲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矸。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人之明。顧竟爲檜所欺。斥逐流離。齋志以沒。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

于世參史傳

天授門人程蘇再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卽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吏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邀秦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問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先生怒。令責狀。旣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背降金。先生退入闕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

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鼎薦，除知樞密院事。即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鎮江節度之。兀朮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么，先生奏遣武穆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既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偪。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爲沂中所敗，遁。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回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卻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讐恥，上未嘗不改容流涕。酈瓊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治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徙。

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凌哲論先生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生迎拜道左。衛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累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生所規畫。浩每阻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栻赴行在。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爲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隆興二年。奉詔行視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卽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諡忠獻。先生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筭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生行實。或以所述事止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祔廟。議配廷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潰之辱。然和尙原宿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者矣。嘗與趙忠簡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允文。汪文定。應辰。王忠文。十朋。劉忠肅。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間。謂韓蘄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

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爲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棡杓。參史傳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見鶴山集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之行。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尙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

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嚮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旣爲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芮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爲仁和尉。荒殍載道。區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郎。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簡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謗訕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爲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貴也。對簿力辯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誣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以爲怨望。竄化州。檜死。召用爲監察御史。其爲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舊例供饋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盡以頒犒郡尉之缺。于月給者。時謂其清。不近名利。不違衆。尙書左僕射葉顥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蹀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爲學官。摳衣講學。昌明斯道。先

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闕，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太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爲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思也。行當報卿，已而上約略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爲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還，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輝至尙書。

祖望謹案：芮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采其說易之句曰：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餘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爲小人言也。離之三日，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燾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爲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贖，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興于微賤，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

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燔爲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燔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燔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覩妖星。聚飲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濠案直齋書錄解題作書解詩解。謝山劄記亦然。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敍。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戍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爲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得全家學邵程三傳

知州趙先生謚

趙謚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永州太守楊東山言某初筮爲零陵主簿。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敍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心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型。參鶴林玉露。

得全門人

尚書王元龜先生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建炎初廷試第二差監登聞鼓院奉祠趙豐公謫潮先生從之遊日講論語後知連州張魏公先謫是州卽命其子敬夫從之學改知袁州召爲國子司業孝宗時遷禮部侍郎諫議大夫上疏劾宰相湯思退主和誤國罪改兵部侍郎力乞祠後召爲禮部尚書參姓譜

紫巖家學程蘇三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忒別爲南軒學案

端明張定叟先生杓

張杓字定叟雲濠案先生名一作杓魏公次之而南軒先生之弟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略司機宜通判嚴州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先生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改知衢州南軒之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玉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先生首治之帝獎其不畏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隱先生分地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恃以恣橫先生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牖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累遷至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迺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

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菱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蚤緣宣諭求免。先生奏論如律。孝宗觀湖。先生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黨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聞道疾馳以聞。先生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先生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先生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辯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先生爲首次。子忠恕。參史傳。

祖望謹案定叟力掇同甫

紫巖門人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先生以攬權對。高宗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旣至。或以書生易之。先生裁決如神。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先生身兼四者。以應詔。召爲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先生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奏解楊存中兵權。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先生以爲陽不勝陰。

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請祠歸。孝宗受禪。起知嚴州。歷除侍御史。論史丞相浩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誑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及楊存中復用。出知饒州。丞相洪文惠適請故學基益其圃。先生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復知泉州。入爲太子詹事。禮遇有加。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曰忠文。先生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歿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武侯顏平原寇萊公范文正韓魏公自比。朱晦翁張南軒雅敬之。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尙多有聞先生風聲。皆服其行事。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先生爲第一。先生之學。一出于正。自孔孟而下。惟韓文公歐陽公司馬公是師。故其文粹然。有春秋尙書論語解。梅溪集。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張魏公所薦。當以紫巖爲受知師。其劾史忠定也。謝山謂其言稍過云。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杜門謝客。先生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魏公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魏公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縣以大治。以薦。召爲國子博士。南軒以論張說出守袁。先生抗言。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除提點刑獄。請于潮惠二州築外砦。俄以憂去。召爲尙左郎。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累累數千言。請以選將備敵爲事。又言天下事有本根。聖學高明。願益

思其所以爲本根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先生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子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官。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先生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先生上疏力諫。高宗未葬。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先生上疏劾之。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無形之禍。起于朋黨。積于近習。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先生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先生以失職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先生常奉進。孝宗猶不悅。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于江南。先生疏其不便。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開禧初。召復辭。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節。先生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文忠。必大。文忠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先生爲記。許以掖垣。先生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先生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先生精于詩。嘗著易傳行于世。雲濠案四庫書目誠齋易傳二十卷。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子長孺。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誠齋集有胡忠簡行狀云。萬里與公同郡。嘗從學。故自稱門人。則又在胡門矣。

庸言

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淑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程子謂君無旅也。流于汾。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作易與說易者諱之耳。非諱也。不忍言也。

趙簡子問史墨以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意如何人而干之。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詩云。無教猱升木。

禮者。免刑之大閑。

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

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君子之于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君子之于小人也。有容而無敵。

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臧堅以齊侯遣奄人唁己爲恥。後世以闔人薦己而不恥。袁盎以宦者參乘爲恥。後世以宦者參國而不恥。

人之爲不善。一而足。爲善。百而不足。

博愛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是離婁可譬也。趾焉而已。是師冕可馳也。目趾具而已矣。

張敞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可謂賢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仁可譏也。建恭爲子職。而可譏乎。

天下之至神者。惟人心。見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古人也。見日月之過。寒暑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己之過矣。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矣。是數者。非人告也。心告也。

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

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惟道義之氣。塞乎天地。

惟受責者能爲君子。

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子路不悅。宜何從。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與。曰。子路可爲也。夫子不可爲也。

古之巫者一。今之巫者三。謂老釋。

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秦人之尙功術。猶人之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其究則死也忽焉。

見乎表者作乎裏。形於事者發於心。其外寂然。其中森然。

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不可怙者天。不可畫者人。

禮義廉恥。柳子以爲二。其實一而已矣。恥是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龜山學案。

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

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

有敗詐。無敗誠。

登高者未必跌。而常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寢。而嘗失旦於昧爽。

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中和之功。至於位育。若是其大乎。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

水能溼夫火。而隔之以土。則溼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水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揜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精氣爲物。神而明也。游魂爲變。明而神也。

湯至熱也。久漱而涼。泉至寒也。徐咽而溫。

大法不可犯。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於大法。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曰。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神領意會者。見驚於滕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見誹於開門授徒之師。噫。

橫渠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然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何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噓吸乎。

或問仕曰。事長官莫太親。任事莫太專。

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揚雄氏之論。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

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爲非禮勿履之事。

宮之奇與百里奚。臣子宜孰。則曰。宮之奇哉。爲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宮之奇與日月爭光矣。

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古之所謂爲人者。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而遽自以爲足乎。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故不可須臾離。

水爲冰。雨爲雲。精氣爲物也。冰爲水。雪爲雨。游魂爲變也。

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爲湯諱功矣。桀亦無辭也。至云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又以諛湯者。諛禹。而何以爲堯地。皇人未嘗諱天災。

何謂安其身而後動。安在動後。非憂則悔。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慮在求後。非辱則累。

誠齋文集

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其曲學阿世之資。飲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爲心齋坐忘之

地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上張子韶書

文於道未爲尊。固也。然譬之瓌璞爲器。瓌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瓌就而成章。則又毀之毀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於斯。答劉子書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先生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大節固卓然。然豈不前知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答朱侍講書

謝山跋楊誠齋易傳曰。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邃。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

承議羅先生博文別見豫章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別見荆公新學略

國器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文懿蔡先生幼學

祕監陳先生武並見止齋學案

少南門人

縣尉黃吾軒先生補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莆田人紹興中從父宦遊惠州得永嘉陳少南師友之已而以其學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艾軒講學城南先生在城東幾與齊名官至高要縣尉有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元龜門人邵程四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定叟家學程蘇四傳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別見南軒學案

梅溪家學

提刑王先生聞詩

王聞詩字興之梅溪長子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始從梅溪遊太學梅溪於法當任子先生曰二父老矣請先及梅溪卒而先生爲士人如故召審察比再爲郎皆趙丞相忠定所進毀趙公者不以爲黨歷事三

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悅。矢義勇發。不以愷利動搖。參葉水心集

運判王先生聞禮

王聞禮字立之。梅溪次子。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惠安丞時。禁私廩。寮有壯屋號彌陀庵。主僧倚郡將爲姦。先生捕立毀撤。守怒詰之。徐疏以實。守因敬之。薦其賢。先生果敢激烈。當官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雖雷霆獨立。面折無諱。同上

梅溪門人

朝散宋樟坡先生晉之附弟習之

宋晉之。舊名孝先。字舜卿。樂清人。幼穎悟。日誦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遊。學徒數百人。獨先生首出。梅溪器之。以經魁南省。歷知臨海光化奉化縣。通判信州。以朝散郎致仕。自號樟坡居士。著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弟習之。少先生四十歲。亦恭謹好學。事先生猶父也。參樓攻媿集

粹材謹案先生梅溪題名賦。猶名孝先。字舜卿。

誠齋家學

文惠楊東山先生長孺

楊長孺字伯大。誠齋長子。號東山。以父蔭守湖州。彈壓豪貴。治聲赫然。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擢經略廣東。以已俸代下戶輸租。遷福建安撫使。真西山入相。寧宗問當今廉吏。以先生對。端平間。加集英殿

修撰年七十餘致仕卒諡文惠參江西通志

誠齋門人

劉先生儼

劉儼字子思安福人也學於誠齋益公有序贈之嘆其才名三十五年而不遇者也

監司呂先生陟別見南軒學案

得全續傳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四十五

范許諸儒學案表

范浚	從子 端臣 范處義
默成講友	虞唐佐
	柴喆
	陳九言
	邵恂

范許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於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猶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	馮澥	父山
蕭楚	胡銓	別見武夷學案
紫微講友 並程學同調	陸九齡	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許忻	高元之	崧老續傳
梁溪講友	許翰	張龜年
	父廉	高梅

者耶。述范許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多別爲一家者。謝山特立學案以類敘之。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也。世家廬。仕先生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道。危坐一室。塵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先生之文。世之所誦習者。朱子所取心箴而已。雲濠案香溪集有元吳師道跋。稱朱子取其心箴。註孟子。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朱子謂先生不知從誰學案。先生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尙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子子爲世俗趨慕耳。然則先生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也。顧當南北宋之交。關洛之書盛行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先生所爲文集。若未嘗見關洛諸公書者。故絕口不及也。而其言則多與之合。先生又及與默成交。此事之不可解者。要之是時學者。如閩之支離先生陸亦顏。屏山先生劉彥沖。以及先生皆承伊洛之風而出者。雖不在見知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雲濠案香溪集二十二卷。爲其門人高梅所編。其姪端臣刊之。收入四庫集部。抑予讀先生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則甚有志於用世。特以其時之不可而自晦耳。固非石隱者流也。

香溪文集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十。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

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心鏡

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進學齋銘

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跖也。一克念而聖。於危微之際。得之舜。跖圖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見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恥之爲義。不大哉。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所恥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故於穿窬則恥。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孟子亦云。以言餽以不言餽。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故曰。恥。入道之端也。恥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悔。故曰。我過矣。然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也。過生於心。則卽悔。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悔說

高帝誅項籍。圍魯。魯諸儒尙講習。絃歌不絕。可謂信之篤。守之固矣。人之所甚畏者。死也。死且不奪。更何物足以移之。逮魯邠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魯人於是多歆慕之。去文學而趨利。至使世謂魯人好利甚。

於周人利之能敗人也如此。題貨殖傳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也。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論

祖望謹案此於意之義未融。然亦自有見。

守約是儉德。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皆可以悠久而無窮。太甲三篇論

人誰不欲使人謂正人君子。而卒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而勿爲。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殫言而悉數也。彼欲以欺人而不知一日之間。自欺者實多。而欺人者不能十一。且未能欺人而先自欺。幾何不陷於大惡耶。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甚微。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掩。如此。乃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孰甚焉。是以古之學者必慎獨。不覩不聞。所謂獨也。慎獨齋記

今人平旦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愆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

其生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之。斃而後已。由是則可以無媿於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擊。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雞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於蒙曰。養正於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爲物。稗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養正齋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於斷潢絕港。以爲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於蹄涔杯坳之不足。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拙齋軒記。

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眈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謗。不欺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其寧。或我欺乎。永嘉縣不欺堂記。

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渾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歧。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牧齋記。

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未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皆在我不在彼也。三益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於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增嫉。得喪欣戚。缺望很忿。怵迫憂懼。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於勿忘勿助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心之奧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存心齋記

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何暇事無益之言哉。訥齋記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棠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

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於是乎失言。答胡英彥書

處人所難處。始見學力。至與未至。士當以宏毅自期。乃能任重而力行不息。居困而心亨自如。今人質既薄。學且不固。一落莫則大戚戚以悶。苟可以脫寒餓而濟其欲者。無不爲也。不知士君子所謂窮。特其人窮耳。其人之天。孰能窮之。是心如太虛。外物如浮雲。浮雲有去來。太虛無得喪。明此。雖臨死生如坦途。況外物乎。答羅駿夫書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進士第。宣和中。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先生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上疏陳決勝之策。种師道罷。先生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先生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高宗卽位。以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拜尙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宗忠簡澤論車駕不宜南幸。且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忠簡。先生極論以爲不可。李忠定綱罷。先生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忠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先生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卒。贈光祿大夫。先生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忠忱發臆。不脫儒者本色。願以薰蕕異味。斥逐而死。君子惜之。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參史傳。

梓材謹案。樓攻媿。誌高。端叔墓云。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迴。故尤選于春秋。是先生爲吾鄉高氏春秋學之所從出也。又案吏部員外郎忻。乃其弟。嘗撰右丞行狀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紫微講友。

吏部許子禮先生忻

許忻。字子禮。梓材案。宋史本傳未稱其字。此據朱子文集補之。襄邑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極論和議不便。請正王倫賣國之罪。以圖興復。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同上。

雲濠謹案。復齋學案本傳云。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見復齋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歷歷言之。可以見所得中原文獻之傳矣。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蕭楚。字子荆。廬陵人。紹聖中遊太學。貢禮部不第。於時蔡京方專國。先生憤嫉其姦。謂京且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建炎四年卒。曾敏行獨醒雜志稱所著春秋經辯行於世。雲濠案。經

義考據錄。胡澹庵序。當作春秋辯疑。大旨爲權姦柄國而發。而持論正大。實有合尼山筆削之義。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其門人胡澹庵銓。以春秋登第。歸拜牀下。先生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後澹庵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參四庫書目提要。

香溪家學

舍人范蒙齋先生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香溪先生從子也。范氏子弟多從學於香溪者。而先生最有名於時。成紹興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酷嗜學。雖入官不少怠。書法歷游篆隸。以來諸體無弗工。學者稱爲蒙齋先生。所著有蒙齋集。香溪門人。

虞先生唐佐

虞唐佐字堯卿。盈川人也。從學於香溪者十年。中淳而外謹。刻意學問。善領略。香溪稱其十年不異一日也。

柴先生喆

柴喆字吉卿。永豐人也。束書從學於香溪。得聞物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於治心養氣。蓋惓惓也。

陳先生九言

陳九言字永叔。義烏人也。香溪之兄孫壻。因從之學。養親讀書。香溪稱其有志而能勉於行。亦自修之士。

也。

邵先生恂

邵恂字子信壽昌人也。香溪稱其趨向甚端。植志甚篤。用力於存心之學。

高先生梅父廉

高梅蘭溪人也。其父廉善訓子。嘗謂香溪曰。兒材下。所望先生教以行己之一二。世有挾藝射科速化之術。非所敢望也。香溪稱其知本。而先生持身謹慎。卒爲范門高弟。

張先生龜年

張龜年諸暨人也。香溪稱其胸中易直。無歧徑。服習不懈。爲同舍生所推重。

子禮門人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三顧門人胡周三傳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別見武夷學案

樞密馮先生澥父山

馮澥字長源安岳人。爲清節先生高弟。嘗請列春秋於學宮。似不負師門之託。顧其後位至執政。無可稱者。惟張才叔死象州。獨爲卹其家。稍可稱云。鴻碩先生馮山精於春秋。其父也。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馮鴻碩先生春秋通解。文定取之。

梓材謹案陳直齋云蔡京用事。蕭子荆與其徒馮解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是解爲三顧高弟。故與言肺腑如是。惜其不副所重也。

蒙齋門人香溪再傳

侍御范逸齋先生處義

范處義字逸齋。香溪先生之族也。以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於經學。所著有詩補傳解頤新語等書。濼案詩補傳三十卷。新語佚。私淑於蒙齋之門者也。

崧老續傳

高萬竹先生元之別見龜山學案

卷四十六

玉山學案表

汪應辰	子伯時
武夷紫微橫 浦瀾石門人	子達
元城龜山廡 山了翁和靖	尤袤 別見龜山學案
震澤再傳 安定泰山集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氏荆公澗水
百源二程橫

章穎

渠清敏三傳
高平廬陵濂

張杰

溪鄞江西湖
四傳

趙焯

鄭僑

子寅

附從父厚
樞

王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大同

別見紫微學案

趙汝愚

子崇憲

孫必愿

曾孫良淳 別見雙峯學案

父善應

子崇度

子崇模

子崇實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陸九齡

別為梭山復齋學案

並玉山學侶

陳峴

子昉

孫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玉山學案

祖望謹案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於湍石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於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梓材案玉山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其稿尙存

呂張門人劉楊再傳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也本農家子喻湍石爲玉山尉一見奇之許以女以書充匱遂聞伊洛之學已而趙豐公鼎帥江西辟喻爲僚先生從之豐公亦奇焉置之館塾先生由湍石以從諸前輩湖南則胡文定公浙東則呂舍人居仁皆奇之勉以正學年十八成進士高宗覽其對以爲陛下勵精圖治求復父兄之仇亦歷年而駐蹕無一定之地戰守無一定之策進退無一定之人所施行事無一定之規畫何以奏功是在陛下反求諸己而決定之高宗意以爲老儒擢置第一及唱名則少年大喜特書中庸以賜豐公出班謝先生本名洋至是改賜名將卽除館職豐公請且歷外任以老其才乃授鎮東簽判待闕狀元故事無待闕者而先生省試亦居前列合以陞甲轉官豐公又令姑已之先生感豐公意厚聞張橫浦講學又往從之橫浦故與湍石善見先生來喜曰少年登上第乃急忙來就學耶豐公出帥紹興先生始之任幕府事皆諮焉方旱令先生禱之而卽應越人歌之曰此相公雨豐公笑曰此狀元雨也召爲祕書省正字時金人方歸河南地先生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

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今雖通好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乃方且肆赦褒寵。以爲遂休兵息民矣。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日意外之患乎。此所謂因循無備者也。力排羣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於是輕躁者阿諛以取寵。畏懦者循默以固位。忠臣正士。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所謂上下相蒙者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此其時矣。秦檜大怒。出爲建州判。遂請祠。寓居常山之蕭寺。餽粥不給。處之裕如。益以講學爲事。已改判袁州。以趙豐公喪經其郡。遣兵三十人護行。祭文有忌諱。爲衛守章傑所發。被訊。祭文已火。胡致堂爲言之。檜得不竟。及爲廣州判。檜將興大獄。以誣張魏公。連逮者數十家。先生與焉。獄甫具。檜死。先生幸免。明年召爲尙書吏部郎。遷右司。先生流落嶺嶠。十有七年。至是賜環。方向用。顧以親老乞外。知婺州。丁艱。服除。以祕書少監權吏部侍郎。尋權吏部尙書。奏駁李顯忠冒賞。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力裁冗費。時方內禪。一時大典禮多出先生。先生故與張魏公相知。及魏公三出師。先生卻以爲未可。謂魏公曰。相公不如且爲上正心誠意。以固其本。然後議邊事。魏公不能用。會議上皇尊號。先生謂元豐所罷不當復舉。又謂光堯二字之非。堯豈可光。上皇聞之不喜。先生乞外。知福州。未幾召爲敷光閣待制。請以朱子自代。二年。以敷光閣直學士充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時蜀困於徵求。民力且竭。先生撫循甚至。益除百方。詳見樓宣獻公所作行實。文繁不載。雲濠案宣獻攻魏集無文定行實。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言。應辰與陳良翰張栻臣所不及。有旨召還。道中再乞祠。不許。入對。以畏天愛民爲言。并爲上言蜀弊政之未盡去者。請并除之。除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并侍讀。敷陳六事。廟堂議者多不合。皆忌之。而先生嘗爲上言陳良祐在蜀多誕。良祐聞而譖之。良祐故亦負時名。至是以私憾進閒言。上遂疑

之。先生多革夙弊。中貴人尤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皇指以示上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尙書家上怒曰。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先生知之。力求去。已而復出發。運均輸之旨。嘆曰。吾不可留。乃力爭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以揀馬過平江。先生簡其禮。玉歸。復譖之。遂以平江米綱有歉。貶秩。先生力請祠。自是臥家不起。尋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三年卒。又七十年。賜諡文定。先生於學。博綜諸家。其知福州也。延致李延平講道。甫至而卒。其骨鯁極似橫浦。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而未嘗佞佛。粹然爲醇儒。高孝二宗皆知之。而卒不能竟其用。爲可惜。學者稱爲玉山先生。有文集五十卷。雲濠案先生文多散佚。四庫重輯爲二十四卷。

玉山文集

君子不願乎外。是以不怨天。盡其在我。是以不尤人。禍福得喪。在天而不在人。我何怨。是非毀譽。在人而不在我。又何尤。惟行法以俟命。推誠以待物。答徐漢英

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義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季札觀韶箛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此豈拘著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與汪叔嘉

天下之事。常傷於銳。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於人情不合。率然以爲非。

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出於銳氣。非出於誠心。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於交友間。苟見其過。猶爲掩覆保全。諫之於密。況君臣乎。答徐知止

文潛性論。爲謂善惡混。固非。然彼蓋質之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曷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答葉南美

天下之禍。有養成者。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此激成者也。爲君子者。豈無中道于其間。伊川嘗曰。中則正矣。正或未必中也。世嘗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中而謂之不正。答梁子輔

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終不相妨。與方叔興

示喻于平易處。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然方其未至。雖欲便造平易。而勢有未能。與朱元晦

陰陽隔屏。理有常數。修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求多福。弭禍于未形。起福于將來。與程尙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迄之放棄典刑。闊略世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讀榮陽公書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玉山文集二十九條。今移二條爲家學立傳于後。又移入安定學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一條。又一條移入案語。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二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元城學案一條。移入景迂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陳鄒諸儒一條。移入豫章學案一條。移入橫浦學案一條。移入蜀學略二條。又一條分作兩條。移入高平濂溪學案各一條。

附錄

呂東萊與端明書曰。侍郎丈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朱子祭之曰。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高德備。而不自以爲德。位高勢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淳。

玉山學侶

呂先生大同別見紫微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父善應

趙汝愚字子直。宗室楚恭憲王七世孫。居餘干縣。父善應。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篤行聞于世。先生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轉著作郎。知信州台。

州除江西運判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奏撤內侍陳源總戎之任自是內侍不復兼兵職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分羗勢以弭邊患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尙書上以貴妃黃氏暴薨得疑疾不朝重華宮先生往復規諫帝后皆悟乃詣北內從容覓日四年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先生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宗室不爲執政詆先生植黨沾名臺諫陰附疏入不報上爲黜義端補郡未幾遷知樞密院事五年孝宗崩先生以上有疾乞太皇太后垂簾且請攝行祭禮又以國本係乎嘉王奏正儲位以安人心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懼佯仆于庭密爲去計先生與徐子宜葉水心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憲聖乃命皇子卽位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子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先生兼權參知政事先生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乃以特進爲樞密使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與彭忠肅皆以言去侂胄勢益張引其黨謀擯先生指當時賢者姓名爲先生之黨上意不能無疑于是陳止齋吳畏齋劉後溪各先後斥退而衣冠之禍始矣正言李沐奏先生以同姓謀危社稷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辭乞寢出守之命博士楊敬仲太府丞呂子約亦以爲言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訴先生之忠侂胄忌先生益甚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御史胡紘連疏妄劾責永州安置先生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尙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鏊所寤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先生學務有用常以司馬溫公富鄭公

韓魏公范文正公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南軒朱晦翁呂子約汪玉山王梅溪胡澹菴李巽巖林艾軒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先生既沒。黨禁寢解。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宅。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于朱張行輩相等。大愚已後之玉山以至艾軒。其年皆長于朱張。先生于玉山里居爲近。雖斷爲汪氏弟子。列爲學侶可也。又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趙忠定公家登學案者。四世六人。先生四子及孫必愿。見本卷。其一人則先生曾孫良淳也。見雙峯學案。

附錄

呂東萊與周子充書曰。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辭翰儻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棄瑕使過。亦何妨。公與子直厚。胡不語之。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註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文公朱晦庵先生黨別爲晦翁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別爲梭山復齋學案

忠定同調

宣奉陳東齋先生峴

陳峴字壽南。溫之平陽人。以祖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辭科賜第。歷遷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先生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最聞以祕郎召。累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卒。贈宣奉大夫。開禧初。韓侂胄將啓兵端。欲用其親吏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先生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遙郡者。先生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之。以免。士論高之。著有東齋集三十卷。參真西山集。

玉山家學劉楊三傳

汪先生伯時

汪伯時。玉山子。其在官也。玉山與之書云。惟公與正。乃萬事之本。又須行之以恕。居之以寬。庶幾久而無愧。又云。韓忠憲公家書曰。答罪亦不可輕用。明則有人。非幽則有鬼責。忠憲八子貴盛。其報也。今豈求于福。但求免禍。用刑尤宜哀矜。

尙書汪先生遠

汪遠。字季路。玉山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用事。斥僞學善類。皆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眞僞。所逐多名士。先生入劄子辯之。德秀以先生爲妄言。并斥之。閒居七年。參政李壁力言于朝。嘉定初。召爲太常卿。遷至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參江西人物志。

粹材謹案。先生爲玉山次子。樓攻媿題其所藏高宗宸翰。言其能繼世科。恪守家法。博學多識。粹有

父風。

玉山門人

文簡尤遂初先生表別見龜山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章穎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先生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濂溪祠。以平宜章寇。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郎。召對者。自先生始。累遷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當國。先生論邲不足任大事。從官議欲超除先生。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寧宗立。韓侂胄用事。先生以侍御史兼侍講。論趙汝愚無聽其去。御史劾先生阿黨罷。先生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禮部尙書。考訂甲寅龍飛誣筆。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先生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黨論方興。朱子遺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參史傳

附錄

張南軒答先生書曰。汪端明以正大二字奉告。此意固美。然要須有下手處。宏毅乃學者下手處也。學者用功。常患于偏。宏則懼夫肆。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功。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功。

縣令張先生杰

張杰字孟遠。衢州人也。大父澄。從韓蘄王討閩。死王事。先生明雋。閱達。才氣橫厲。嘗遊張魏公之門。魏公奇之。乾淳間。遍與張朱呂三公交。而師事者爲玉山。以上書見忤于趙衛公。知安吉。大水。蠲民租。太守不可。先生力與之抗。太守上章求避。先生亦請祠。終身不出。亦不媿師門者也。觀東萊所以稱先生其人大類同甫一流。

司直趙先生焯

趙焯字景昭。開封人也。東萊介之以見玉山。曰。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從遊。有志于正學。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警歎。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亦季路同年也。先生復師事玉山。最與張杰善。官司直。

忠惠鄭先生僑附從父厚樵

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曰厚。曰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于玉山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德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羣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爲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閣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訖得成禮。累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入劄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圖。以先生爲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爲侂冑始于綱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諡忠惠。

趙氏家學

安撫趙先生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忠定長子。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卽前科取應對第一人者耶。忠定帥蜀。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忠定旣貶卒。先生闔門自處。後復忠定官。升先生爲籍田令。先生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之意。復引陳了翁論司馬溫公呂申公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辯其誣讎。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旣明。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并請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累遷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因閔雨上封事。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請外知江州。疏蠲和糴以紓民困。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追及子孫。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其議。遷轉運判官兼帥漕司事。初忠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爲他用。先生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並收鞠棄兒。更定社倉利弊。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減平賦稅。嚴民夷交通之禁。條上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先生天性篤孝。父歿。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都監而後。累世以孝行聞。時人難之。參史傳。

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號節齋。忠定子。由承務郎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終朝散大夫。先生自少聰

穎年十六。謁朱文公于考亭。文公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修己治人之法。不出此書。後忠定歸臥里門。又授以通鑑。曰：讀是。可以見古今興壞存亡之故。先生天才逸發。落筆娓娓動人。而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先生衣被父師之教。自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真西山銘其墓。稱先生勁氣直節。實似忠定。擬諸忠宣昆季。各得文正之一體。著有磬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等書。參真西山集。

機幕趙先生崇樸

趙崇樸者。忠定子也。劉後溪帥荆襄。辟爲機幕時。亦辟趙師劭之弟。先生以師劭官藥局時。請斬忠定以謝天下。義不與其子弟接。草箋辭謝。後溪遽勒回師劭之弟。

京幕趙先生崇實

趙崇實者。忠定少子也。誠樸出于天生。遊京幕。爲元寮有聲。早卒。

直閣趙先生必愿

趙必愿。字立夫。忠定孫。安撫子。勉齋之徒也。初以恩補承務郎。登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鄉選善士。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居父喪。從學于勉齋。服除。知全州。訪立周濂溪。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建陳了翁祠。政教兼舉。累遷至戶部侍郎。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權戶部尚書。抗言全蜀遺燼。靡有子遺。君臣動色。太平自賀。又以言忤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以軍禮見戎。

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凡四年卒。贈賢青光祿大夫。先生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早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士之言。淵源有自。故所立卓然可稱。參史。

知州趙先生良淳別見雙峯學案

陳氏家學

清惠陳先生昉

陳昉字叔方。宣奉峴之子。以父任知浦城縣。盜起鄰郡。先生措置得宜。迄不犯境。繼而老弱阻饑。極力賑救。境內以安。真西山薦之朝。與劉克莊等號端平八士。遷司農丞。累權吏部侍郎。丐去。知福州。重士愛民。威惠兼至。蠲宿逋。卻例冊。去郡之日。帑庾充牣。閩人論良牧。必以先生爲首。召爲工部侍郎。景定初。知建寧府。屬邑產禾一本四十餘穗。人以爲善政所感。除吏部尙書。拜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諡清惠。參溫州舊志。

承旨陳公齊先生均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鄭氏家學劉楊四傳

直閣鄭先生寅

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冤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燔陳宓皆重之。

鄭氏門人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卷四十七

艾軒學案表

陸子正門人 和靖震澤再	林亦之	陳藻	林希逸
伊川三傳	劉夙	子彌臣	孫克莊
安定瀟溪涑 水百源四傳			洪天錫
		子彌邵	邱葵 別見北溪學案
	劉朔	子起晦	孫克遜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士楚	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黃芻

林阿盟

黃叔盟

魏幾

陳俊卿

別見武夷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方翥

別見震澤學案

陳昭度

——黃鐘

並艾軒講友

艾軒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

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梓材案艾軒傳錄自黃氏補本。梨洲原本或有之。其學派則謝山修補頗詳。

子正門人尹王再傳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自少聞吳中陸子正學于尹和靖。因往從之。由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隆興元年。年五十。始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與劉朔咸以名儒薦對。論龍大淵曾覲罪。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因不往賀樞密張說出爲廣西提點刑獄。廣東荆襄茶寇爲亂。先生乃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徙轉運副使。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之。賊驚懼宵遁。帝聞喜其儒生知兵。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封還曾覲所薦謝廓然內批。改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學者稱艾軒先生。先生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然未嘗著書。雲濠案先生著有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已涉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注脚。梓材案艾軒家傳一卷。其從子成季所述。見直齋書錄解題。說者謂南渡後。倡伊洛之學于東南者。自先生始云。

艾軒語

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尙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

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

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卽不足觀。此語久久。乃如一泓秋水。鬚眉自見。

梓材謹案以上三條。蓋皆艾軒與楊次山書中語。

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附錄

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云。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卽踴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爽濼也。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無愧。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德秀資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自喻有曰。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太頷頰。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是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林竹溪屬齋學記曰詩序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非溪西艾軒二先生未有具此眼者補
艾軒講友

正獻陳先生俊卿別見武夷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正字方次雲先生蠶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補 陳昭度字元矩仙遊人與林艾軒方次雲友善自號西軒子爲藤州教授以致知謹獨教學者終長樂令

艾軒門人尹王三傳

文介林綱山先生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作龍江人艾軒嘗講學于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先生繼其席趙忠定帥閩嘗以先生之行業上于朝未幾卒學者稱綱山先生景定間贈迪功郎有集雲濠案綱山集非復原本四庫書目稱綴拾叢殘姑備插架

梓材謹案國書言先生師艾軒三十餘年爲學一本躬行能繼其師說趙忠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

又云景定間林希逸追舉其賢賜諡文介。

著作劉先生夙

劉夙字賓之莆田人也。生毀齒日讀千字。嘗時時習誦其所記憶者。同門黃芻笑曰。患健忘耶。答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偕其弟朔受業艾軒之門。以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累官温州教授。永嘉人才正盛。陳止齋葉水心方爲諸生。先生一見卽奇之。召試館職策問。薦舉之。敵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爲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今將告執政曰。子爲執中乎。爲子厚乎。則輒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二人所不爲者。時傳誦之。除正字。移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乞侍養。不就。陳良祐周操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孝宗銳意恢復。內廷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曾覲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言。言輒逐。隆興二年七月。先生輪對。奏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曰。天下事可言者。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爲異尤大。在廷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左右近習盜陛下權。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聘銜轡。豈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閩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爲改容。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于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先生又上封事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闌王十朋可也。乃與覲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自宮掖近侍始可也。梁珂一年三受釀賞。他內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卽曹數十員。昔姚崇以十事

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漢王不可稱親。今么麼如楊俛輩。尙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今徒用之以監謗。豈可不畏。又曰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遊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爲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日。不可以爲湖北安撫參議。不行。乾道元年奉祠。三年。覲大淵出。起先生知衢州。復奏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州人繪像祠之。曾覲副賀金正旦使道衢。入謁。先生不內。移知温州。會旱。全家淡食。請命。雖奉母亦以素饌。已而以病奉祠。州人爲之出涕。其歸也。莆亦大旱。手條救荒十餘事行之。得以不饑。孝宗之志恢復也。士無不以此說進。雖朱子亦言之。嘗遇先生于李侍郎浩座上。先生弗是也。侍郎亦如先生意。他日朱子謂人曰。吾乃爲賓之德。遠夾攻。南軒張子尤重先生。曰王龜齡弗逮也。先生兄弟並以名德重于朝。顧皆不得大用。乾道六年。其弟卒。年四十四。先生以次年亦卒。年四十八。四方悲之如親戚。艾軒皆爲位而哭。周益公因率諸朝士哭之于其邸。艾軒曰。吾爲國受弔也。又曰。賓之愛君均于愛親。憂國過于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所著有春秋解。修。

附錄

乾道五年。曾覲召歸。過衢州。守臣劉賓之諭以入城。決不相見。覲乃取道城外。真西山序春秋講義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

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辯。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旨。略盡于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正字劉先生朔

劉朔。字復之。雲濠案先生名一作翔。考國書翔字圖南。福州水口人。紹興十五年進易解者。別一人。著作弟也。天下稱爲二劉。以紹興三十年進士。爲温州司戶。少治易。其兄謂曰。春秋爲王氏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名其家。温州大饑。繼以大疫。先生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糜粥。日有常數。同僚以及富人爭效之。親爲病者切脈施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或謂之曰。將毋爲堂上憂。曰。此吾老母意也。所全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乳媪飼之。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尙未盡消。民泣曰。司戶去。吾儕且死。先是著作以先生迎養于溫。故亦求其教授于溫。旣召試。先生攝學事。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與有力焉。召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成敗得失。因言曾覲龍大淵罪狀。以是不得留。先生乞奉嶽祠。孝宗念之。猶得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先生盡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大帥感其言。爲并旁縣俱寬之。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于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縣庭常空。不復知械索所在。王參政之望爲帥。自尊僚屬卑屈甚。先生以友誼責之。之望不悅也。于是復請祠。

歸再召對。虞允文贊恢復銳甚。希進者趨和之。先生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富弼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輒呵問。今沿淮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敵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于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入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敵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爲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比所謂決天下于一擲者也。上竦然。除正字。時朝列之以持重觀釁爲詞者。惟先生兄弟。旣而允文卒無功。先生又言歸附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以疾求福建參議。行至信安卒。自先生去溫。其兄復守溫。惠政相埒。溫人念念不置。每見莆人。輒問二劉公安否。聞其相繼卒也。哭之失聲。先生與其兄齊名。著作挺特。不肯輕以聲色假人。先生稍濟以和易。至于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分而薄勢利。盡言于朝。盡心于官。公是非。勵廉隅。則所同也。嘗謂朋友講習爲古今至樂。又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論之所由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嘗聞鐘聲未已。其卒也。家無留貲。所著有春秋紀年圖。著作三子。其著者曰彌正。彌邵。正字三子。其著者曰起晦。修

附錄

林謙之劉復之以名儒薦對及曾龍罪惡皆補縣自是無敢言者

侍講陳先生士楚

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從林艾軒遊。乾道中登第。淳熙末召爲國子監簿。光宗立。除司封郎兼嘉王府直講。遷軍器少監。出使江東。寧宗朝。歷起居舍人。明年除侍講。嘗講周書無逸篇。喻小人在朝君子在野。

之意。上嘉納之。未幾卒。補

縣丞黃先生芻

黃芻字季野。艾軒門人。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劉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策而天。竟止懷安縣丞。修

林先生阿盥

陳先生叔盥合傳

林阿盥字載德。福清人。與同邑陳叔盥並遊艾軒之門。閩人謂之二盥。阿盥問六經根源。無所入而欲投江。艾軒稱之爲漁鹽中膠鬲。叔盥少從于紅泉。出揖客。面容頽然。艾軒曰。心不負人。面無頽容。叔盥悟而自力。遂以行義名。參福清儒林傳

魏先生幾

魏幾字天隨。福清人。受學艾軒。以克己復禮問。答曰。五湖明月。因以穎悟。賦丹霞夾明月。有半白在梨花之句。人以半白梨花郎目之。同上

西軒門人

縣尉黃定齋先生鐘

黃鐘。雲濠案鐘一作鍾。字器之。興化人。號定齋。從陳昭度遊。乾道中登第。待次德化尉。講學授徒。里人服其教。調漳州錄事參軍。先生喜著述。有周禮集解。荀楊續註。杜詩註釋。史要諸書。補

網山門人尹王四傳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陳藻字元潔號樂軒居福清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于此矣而以樂軒自扁此固先生所聞于師者與著有論語解雲濼案先生尙有樂軒集八卷論語解佚

梓材謹案福州府志言先生家貧篤學不求人知課妻子耕織務本師林網山得艾軒經學之傳一時學者多從之遊既卒門人林希逸請于朝贈迪功郎諡文遠

附錄

後村劉氏作三先生祠堂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艾軒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更相推讓卒以榜邑二士接艾軒之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

雲濼謹案三先生謂艾軒網山樂軒也

林竹溪屬齋學記曰退之送文暢序先師樂軒云退之只是說得亦未必盡知之補

又曰虞翻以坤艮爲虎馬融以兌爲虎郭璞以兌艮爲虎坤爲虎坤交乾也艮爲虎寅位也天文尾爲虎艮也兌爲虎參伐之次也龍德所衝爲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穿鑿曰乾爲馬坤爲牛而牝馬地類坤彖辭也論易象者當以爲法補

又序樂軒詩筌曰在昔隆乾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

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于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微。黃懷安芻最高弟。最先天。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而背譏笑不小。其文旣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于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于宗伯而祠之。或詈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諂鄰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耶非耶。予亦不知也。客艷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躡文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竢之。奈何乎。噫。著作家學。

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劉彌正。字退翁。著作夙之長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爲學。貧不能得膏火。旁爇夜績。有光射牖。輒攜書就之。以進士入官。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知。臨川縣太守責畸零之稅。先生以爲于法不當。徵不奉行也。太守械其胥而廷詬之。先生曰。以喜怒罪。令則可。稅

不可得入爲太常寺簿。累遷寺丞。時方啓邊禍。使先生行兩淮。議用鐵錢。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宰相怒不聽。已而果敗。先生言。今金頓兵。要我復和。急之則權在人矣。緩敵莫難于財。若今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需。而宮掖之奉。吏胥之蠹食。悉加裁擿。使國用未甚屈。則金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陳自強惡其不附己。時方以軍敗復議和。欲陷之死地。乃以爲賀金國生辰使。議和未定。詔使者留潤州。以俟傳言。金且復犯淮。于是通泰提舉鹽運官皆遜。乃卽京口。用先生爲淮東提舉。亦自強困之也。先生曰。鹽在北而移司于南。卽金不至。亦剽奪盡矣。遂渡江。貸亭戶積舟。相接數千里。賣之。而鹽運之利得如故。乃爲淮東諸城具樓櫓。儲粟麥。而真州以北漸安集。明年卽用爲運判。議和亦定。以運司留錢護使者。往來至再。又以先生爲接送伴留遣使。召入朝。累遷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出爲兩浙運判。遷運副。自渡江後。帥漕二司爲應辦官。日不暇給。先生一清如水。無敢以私相干者。內臣往來。不與相見。又入朝。累遷起居舍人。遂爲吏部侍郎。甫一月。以病乞身。朝議方向用之。不許。然竟卒。自先生二父以盛名。不竟其施。先生兄弟世其家學。稍躋通顯者。惟先生。而亦未究其用。君子惜之。補

祖望謹案退翁定朱子諡

劉習靜先生彌邵

劉彌邵。字壽翁。夙之子。中歲棄科舉。務向上事業。行義爲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并學俸卻之。郡守楊棟卽學創尊德堂。以處先生。僅一至。後棟使本道。又論薦于朝。未報卒。有易稿漢考讀書日記諸書。學者稱習靜先生。補

著作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正字家學

正字劉先生起晦

劉起晦字建翁正字湖之子登第歷貴溪令召爲祕書省正字蔚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其父云補

正字門人

運判孟先生渙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樂軒門人尹王五傳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福清人端平進士淳祐中遷祕省正字景定中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有廬齋集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雲濠案廬齋前集六十卷易義春秋傳俱佚廬齋續集三十卷考工記解二卷行世

廬齋學記補

和靖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子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和靖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和靖嘗以易傳序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如太洩露天機問于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愚因

此語深知和靖質實之意。使和靖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太息也。雖然。天機正何曾漏洩得。

馮忠恕嘗問于和靖曰。某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辟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靖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從俗何害。此更見和靖質實不自異處。

祖望謹案。此說雖是。然卻啓人沈溺術數之學。

和靖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于後學。亦有論伊川于滎陽者。滎陽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靖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以小信大。只是啓詐僞之端。今人正有此弊。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虞齋學記十二條。今移爲艾軒附錄一條。樂軒附錄二條。又移入震澤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二條。移入蜀學略一條。

劉先生翼

劉翼。字躔文。福唐人。與虞齋同登樂軒之門。著有心遊摘稿。從黃氏補本錄入。退翁家學。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劉克莊。字潛夫。壩正子。官至工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諡文定。補。

梓材謹案先生嘗受業于真西山。萬姓統譜載先生生有異質。日誦萬言。爲文援筆立就。真西山以學貫古今。又追躡雅進之。著有後村文集。名大全集。

知州劉先生克遜

劉克遜字無競。彌正子。以父任入官。知潮州。初。銀賈未昂。每丁賦錢五百。後以價昂。加至四倍。下令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終于知泉州。清貧有守。工詩。爲水心南塘所稱許。補

後村門人尹王六傳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先生糾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州司理。改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通判建寧府。擢諸司料院。拜監察御史。至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天雨土。先生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宦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先生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先生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擅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闈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先生之力也。而先生亦自是

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起知潭州。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遷廣東轉運判官。召爲祕書監兼侍讀。以贖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間。監察御史張材劾罷之。少進工部侍郎。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爲刑部尚書。不起。屢進華文閣直學士。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先生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禮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誌劉後村墓。自稱門人。又爲後村謚議稱先師。則先生後村弟子也。

陽巖門人尹王七傳

隱君邱鈞礪先生葵別見北溪學案

